

詠言謬語

安邊禦寇

十五

皇朝類苑

七十三之七十八

溪

新雕 吳朝類苑卷之十三

許安錄

白玉蓮華

有壬永年者娶東堂女... 州監押茶相親... 監全彌門... 中官監酒... 捐酒以飲... 年... 母... 以... 降...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三

詐妄謬誤

白玉蓮華盃

有王永年者娶宗室女得右班殿直監汝州稅務時
竇下通判汝州與之接熟爾後下知深州永年復為
州監押益相親暱遂至通家既而下在京師永年求
監金耀門書庫下為干提舉監司揚繪繪遂薦之永
年嘗置酒延下繪於私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
掬酒以飲下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其褻狎如是後永
年盜賣庫書事發下獄永年引下繪嘗受其饋送及
嘗納璣貝於兩家方窮治未竟而永年死獄中朝議
以兩制交通匪人至為姦利落繪翰林學士知制誥
降為荆南副使落下待制降監舒州靈仙觀明日下



卒於貶所

毀沮求進

熙寧以來，允近臣有夙望者，同列忌其進用，多求瑕累以沮之。百方挑抉，以撼上聽。曾子宜罷司農也，呂吉用代之，遽乞令天下言司農未盡未便之事。張粹明罷司農也，舒亶代之，盡納丞簿言不了事件甚衆。又河北陝西河東爲帥者，各矜功微進，往往暴擿邊事，污讖鄰帥，得罪則邊功在已也。此風久矣，而熙寧元豐爲甚也。

大卿與丞相放生

光祿卿鞏申倭而好進，老爲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爲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疏以爲壽。輿阜走卒皆籠雀鴿，就宅放之，謂之放生。申既不閑詩

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搯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有邊寨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疑似易乘

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挑食之，遂不飢，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創樓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至永州，召於舟中，留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又有周師厚者，爲湖北路提舉，常平人，或呼爲夢見公，蓋以其姓周也。蒲宗孟爲湖北察訪，因奏師厚昏不曉事，致吏民呼爲夢公。二人者，皆以此罷去。

蓋疑似易乘使朝廷致惑也並東軒筆錄

陳學士貫為省副時三司有一胥魁染黥狡獪潛通權倖省中之事率以咨之之每聲喏使遣前往往往陽為欠伸不敢當其禮陳聞而不平決入省芳逐之既來參見嚴顏以待胥知其意奉事彌謹稟承明敏舉無留事歲餘陳亦善待之一日陳謂胥曰宅中欲會一二女客何人可使幹辦胥曰某公事之隙暫往督視亦可陳不知其心有包藏乃曰爾若自行甚善宴席所須十未具一胥乃携十餘歲女子于東華門街插紙標于首曰為陳省副請女客令監厨無錢陪備今嫁此女子要若干錢遂結皇城司密羅者俾潛以聞朝廷將以黜降賴宰臣辨解終歲竟罷去止得集

斤

賢學士舊例省副罷皆得集賢學士

秋霖賦

徐仲謀在皇祐中罷廣東提刑到闕時京師多雨遂獻秋霖賦其略曰連綿乎七月八月滄浸乎大田小田望晴霽而終朝禮佛放朝參而隔夜傳宣泥塗半沒於街心不通車馬波浪將平於橋面難度舟舡時賈文允陳恭公秉政共引過於上前且云陰陽失序自當策免然臣等已屢乞罷而聖恩未允致有踈遠小臣以猥語侵侮臣等實無面目師長百辟仁宗怒降仲謀監邵武軍酒稅

矯偽

夏英公知安陸日受大勅舉幕職令錄為京師有節度推官王某者糲食敝衣過為廉慎一馬瘦瘠僅能

移步席羈繩轡不勝騎自二車而下列狀乞以斯人
應詔夏亦自知之遂改官宰邑去安陸數百里泊至
任素履一變侈衣靡食恣行貪墨夏俾親舊喻之荅
曰某乃妙攬也必無敗露請舍人無慮夏常謂僚屬
曰世之矯偽有如此者斯人今爲正郎不欲道其名
也

伺察

李公素學士爲京西漕運時李君俞以大理評事知
河南府福昌縣一日得漕牒令體量簿尉泊邑界巡
檢者既而召三人者從容飲食謂曰監司牒令某秦
訥同僚之失某固知諸君無事竊恐復遣他人來幸
各房慎也三人相顧而笑乃懷中各出一牒乃是令
簿尉察知縣巡檢廉縣官也俱笑而退後朝廷亦聞

其事乃下詔申戒其略曰守倅則互責刺廉令尉則
更容伺察乃至怨滿行路章交公車少時竟罷伺察
之名

踏犁

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具不用牛以人力運之
本宗以宋毫牛多死得此制召之造數千具先遣堯
叟於宋州大起冶鑄以給貧民以時兩沾足令趁時
耕種參知政事蘇易簡曰此長沮桀溺偶耕之遺象
也按耦耕以雙犂並耕了非踏犁之制易簡之淺陋
甚矣

勸諭

慶曆中有張待制爲河北路都轉運使檄諸郡邑俾
勸諭村鄉上等入戶多釀豆醬米醋及修造食氣風

藥准備貧民求之且一村之民食具醢醢者十無一
二况品劑藥餌固所不曉斯言殆為識者口實

三虎四聖

考功郎中齊化基資性貪墨哀斂不知極竟以贓抵
罷黜配海外會赦得歸家于平原嘗取南郡陽起石
亦貯數十石他物稱是其後生滿离散無以自存慶
曆中詔諸郡轉運使各帶鞍察使於是江東有三虎
山東有四聖三虎者監司有王誥楊閱董爭務苛察
聖者探偵之義也謂俾部下小官姦愼好進者廣察
屬郡官吏之過失副是吹毛求疵刑獄滋彰矣並條

遊雜錄

賑濟乖方

熙寧八年淮浙大饑人相食朝廷遣近臣安撫同監

麥

司賑濟而措置乖戾不能副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安
撫先檄郡縣以厚朴炒豆為屑開飢民胃口提刑司
督諸郡多造紙襖以衣貧民提舉司印榜招諭富民
布施錢以種福田大取識者嗤笑安撫至通州勸富
民出米麥以食飢者或對曰安撫勿卹東南飢民胃
口以開有紙襖為衣而又得福田居之安撫可無慮
矣聞者大慙朝廷知之重行降黜灑水燕談

引用乖方

蘇舜欽奏邸之會預坐者多館閣同舍一時被責十
餘人仁宗臨朝歎以輕薄少年不足為臺閣之重
宰相探其旨自是務引用老成往往不愜人望甚者
語言文章為世所笑彭乘之在翰林揚安國之在經
筵是也東軒筆錄

詐佛

程師孟能奉權貴，尤好身後名。嘗啓王介甫丞相曰：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丞相一埋銘庶幾名附。雜文不磨滅于後世也。倦遊錄

二

江南一縣效外古寺，地僻山險，邑人稀至，僧徒又苦不足。一日有僧遊方，至其寺告於主僧，且將與之謀，所以警人耳目者，有五百羅漢像。僧擇一兒類已者，衣其衣，頂其笠，策其杖，入縣削髮，誤爲刀傷其頂，解衣帶，白藥傅之，留杖爲質。約至寺，將遺千錢。削者如期而往，方入寺，闔者毆之曰：羅漢亡杖已半年，乃爾盜耶？削者述所以得杖狀，相與見主僧，更異之，共開羅漢堂門鎖，生澀凝塵滿榻，如久不開者，視亡杖羅

漢衣笠，皆所見者，頂有傷，勰血漬藥如舊。錢有一千，皆古錢，貫旦朽，因共嘆異之。傳聞遠近，施者日至，寺因太盛，數年其徒有爭財者，其謀稍泄，得之外民。水燕談

詐修廟

天聖景祐間，京師建龍觀，有道士仇某者，教化修真，武閣冬夏跣足，推一小車，近卅士人，泊間巷，小民軍營卒伍，事真武者十有七八，無不傾信，所得錢無筭，閣竟未畢功，後以姦監敗，因知世間矯偽欺俗之人，固不爲少書之，亦可爲輕信者之戒也。倦遊錄

二

蕭琅字大珎，後梁宗室，爲青州刺史，有惠愛，篤信于民，及死，民爲立祠，千乘縣西，相與謚曰信公。嘉祐中

祠宇頽弊主廟者賈天恩老伶也有王义者主家蒼頭也幼苦傷寒汗不浹病腰不能行餒而丐且十年一旦人為灸之遂愈天恩教之曰第云信公召語能為吾修廟則使爾腰伸諾之腰即伸於是遠近聞者奏湊爭施錢帛以新廟貌踰年得錢數千緡功未卒而二人爭錢相毆事稍喧施者因不復來世託神佛以誑人邀福者信之不疑不復究虛實可以為鑒矣

澗水燕談

斤車御史

熙寧初有朝士忘其氏如河中府龍門縣有薛少卿占籍是邑一旦為盜斫墳塋之松檟薛君投牒訴其事朝士迂儒也喜為異論乃判其狀曰周文王之苑囿猶得芻蕘薛少卿之墳塋乃禁樵採時又有周師

導者為荆湖北路提舉常平水利是時初定募役之法師導書成上於司農其間曰散從官逐月備錢三貫文如遇差作市買即每月添錢一貫文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至所以致患至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倣如神願養此狗撻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鞠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斤矣時謂之斤車御史治平中英宗再起呂湊知杭州時張杞為御史因彈呂湊昔知杭州時以宴遊廢政乞不令再往其彈詞有朝朝只在湖上家家盡發滄風尤為人所笑有近臣知潭州會儂智高犯邕筦以至乘舡至廣東廣州被圍九官軍戰者皆敗近臣因會客次客有歎曰此皆士卒

素不練習行陣一旦用以應敵宜有折北近臣曰此何異歐市人以戰也蓋漢書作歐字音駮而近臣不識誤讀為歐打字坐客皆忍笑不禁因知伏獵侍郎杖杜宰相信有之也

東軒筆錄

竹箭

東南之羨有會替之竹箭竹為竹箭為箭蓋二物也今採箭以為矢而通謂矢為箭者因其箭名之也至於用木為箭而謂之箭則謬矣

卜者

京師賣卜者唯利舉場時舉人占得失取之各有術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問皆曰必得士人樂得所聞競往問之有邀以後之利者凡有人問悉曰不得下第者常過十分之七皆以謂術精而言直後舉倍

獲有因此著名終身享利者

誤行黃道

江南陳彭年博學書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于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為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問

餐

李獻臣好為雅言曾知鄭州時孫次公為陝漕罷赴闕先遣一使臣入京所遣乃獻臣故吏到鄭庭參獻臣甚喜欲令左右延飯乃問之曰殮來未使臣誤意殮者謂次公也遽對曰離長安日都運待制已治裝獻臣曰不問孫待制官人餐來未其人慙沮而言曰

不敢仰昧為三司軍將日曾喫却十三蓋鄙語謂遭杖為餐獻臣掩口曰官人誤也問曾與未曾餐飲欲奉留一食耳並筆談

六快活詩

六快活詩長沙致仕王屯田揆譏六君子而作也六

人者即帥周公沈漕趙公良規憲李公碩劉公樂臣

倅泮朱景陽許是也其詩略曰湖外風物奇長沙信難

續衡峰排古青湘水湛寒綠舟楫通大江車輪會平

陸昔賢官是邦仁澤流豐沃今賢官是邦剝啗人脂

肉懷昔甘棠化傷今猛虎毒然此一郡內所樂人讒

六漕與二憲條守連兩通屬高堂日成會深夜繼以

燭幃幙皆綺紈器皿盡金玉歌喉若珠纍舞腰如素

束千態與萬狀六公歡不足因成快活詩薦之堯舜

終

目云餘幾聯皆咄咄猥駁固不足紀愚後至長沙訪故老皆云豈有茲事蓋公暇以登臨為適在所皆爾一酒食遂類猛虎剝脂啗肉之害果苛政者復不知如何比耶所以觸憲綱皆自速也湘山野錄

心疑生怪

慶曆中廣西歐希範以白崖山蠻蒙趕內寇破瓊州

及諸寨時天章閣待制杜杞自京西轉運使徙廣西

既至得宜州人吳香等為鄉道攻破白崖等寨復瓊

州因說降之犒以牛酒既醉伏兵發擒誅六百餘人

後三日始得希範醢之以賜溪洞諸蠻又取其心肝

繪為五臟圖傳於世其間有眇目則肝缺漏是時梅

公儀為御史言杞殺降失朝廷大信請加罪朝廷錄

其功止戒諭之而已其後杞知慶州一日方據廁見

希範等訴此謂曰若反人於法當誅尚何訝耶未幾卒殺降古人所忌犯知之心常自疑及其妻乃見崇無足怪也石普常以過譴僕命家人殺之家人不敢陰解其縛令逸去後普病即見僕為怪家人白當時實不殺而陰縱之使去普不信然時時見之其家諸處尋訪得僕示之遂不復見蓋心有所念則目有所見九事物之變人情之違戾皆出於疑也東齋記事

中書有生老病死苦

熙寧初富鄭公弼曾魯公公亮為相唐質肅公介趙少師抃王荆公安石為參知政事是時荆公方得君銳意新羨天下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疏攻擊者無虛日呂誨范純仁錢顛錢顥之論尤極詆訾天下之人皆目為生事是時鄭公以

病足魯公以年老皆引去唐質肅屢爭於上前不能勝未幾疽發于背而死趙少師力不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即聲苦者數十故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言介甫生明仲老彥國病子方死悅道苦也

東軒筆錄

交趾入寇

熙寧中朝廷遣沉起劉翬相繼知桂州以圖交趾起彘作戰船團結洞丁以為保甲給陳圖使依此教戰諸洞騷然士人執交趾圖言攻取之策者不可勝數嶺南進士徐百祥屢舉不中第陰遣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先人有奪人之心不若先

舉兵入寇百祥請為內應於是交趾大發兵入寇陷
欽廉邕三州百祥未得間往歸人會石鑑與百祥有
親奏稱百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巡檢朝廷命宣
徽使郭達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本不入寇中國人
呼我耳因以百祥書與達達撤廣西轉運司按鞠百
祥逃去自經死涑水紀聞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四
詐妄謬誤

募役

熙寧初余罷中丞復歸翰林有成都進士李戒投書
見訪云戒少學仁義之道自謂不在顏回孟軻之後
其辭孟浪高自稱譽大率如此又獻役法大要以為
民苦重稅但聞有因役破產者不聞因稅破產也請
增天下田稅錢穀各十分之一募人充役仍命役重
輕為三等上等月給錢千五百穀二斛中下等以是
為差計雇役猶有羨餘可助經費明公儻為言之於
朝幸而施行公私不日皆富貴矣余試學一事難之
曰衙前為何等戒曰上等余曰今夫衙前掌官物敗
失者或破萬金之產彼肯願千五百錢兩斛穀來應

募邪戒不能對余因謝遣之曰僕已去言職君宜詣當官者獻之居無何復來投書曰三皇不聖自生民以來唯孔子爲聖人耳孔沒孟軻以降蓋不足言今月復有明公可繼孔子者也余駭懼遽還其書曰足下何得爲此語因請留書余曰若留君書是當而有之也死必不敢又欲授余左右余叱左右使勿接乃退余以其狂妄常語於同列以資戲笑時韓子華知成都戒亦嘗以此策干之子華大以爲然及入爲三司使欲奏行之余與同列共笑且難之子華意沮乃止及介甫同制置三司條例爲介甫言之介甫亦以爲喜雇役之議自此起時李戒已得心疾罷舉歸成都矣

提舉常平

何浹以錄事參軍提舉梓州路常平倉等所至暴橫捶撻吏民以立威皆竄匿無地氣陵提轉直出其上公牒州縣云未得當司指揮其提轉牒皆不得施行轉運使李竦判官陳充與之議事不合輒叱罵之知州詰之白事下馬於門外循廊而進至其坐榻之側亦不爲起浹欲廢廣安軍衆議以爲旁去他州遠不可廢有章辟方得其父集賢校理何涉所撰鼓角樓記以呈之曰先君子亦具言置軍要害之意浹曰凡事當從公論何足憑也李竦等具奏其狀詔罷歸浹緣道上奏訟竦等無所不道至京師下開封府鞠問夾索紙萬幅以荅款府司以數百幅給之乃一紙書一字坐上書詐不實凡一百四十事由是停官時所遣提舉官大抵狂妄作威而浹最爲甚

並竦水經開

用事錯誤不害為美

文士用事誤錯雖為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無復漢蕭何按光武帝謂鄧禹何以不掾切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鄧侯非也陳子昂云吾聞中山相乃屬放麇翁放麇本秦西巴孟孫氏之臣也謂之中山誤矣唐人記韓臯善琴知音聞止息推說以謂母在儉諸葛誕皆以揚州刺史舉兵討晉事敗無成故名廣陵散言敗於廣陵也劉道原云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母丘諸葛誕皆死壽春此時廣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為揚州耳事有似而非者不可不察也

貞父詩話

薦士

吳冲卿初作相亦以收拾人物為先首薦舉諶井亮

采洎二人登對咸不稱旨又薦李師德為臺官而師德不才自是秉政數年以至薨背更不復薦士而三人者亦竟無聞於時也

東軒筆錄

知人之難

姚嗣宗關中詩豪忽繩檢坦然自任杜祁公帥長安多裁品人物謂尹師魯曰姚生如何人尹曰嗣宗者使白衣入翰林亦不忝減死一等黥流海島亦不屈姚聞大喜曰所謂善評我者也時天下久撤邊警一旦忽元昊以河西叛朝廷方羈籠開豪之際嗣宗止因寫二詩於驛壁詩有踏破賀蘭石掃開西海塵布衣能効死可惜作窮人又一絕百越干戈未息肩九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不語靜聽松風春晝眠之句韓忠獻公奇之奏補職官繼而一庸生張

名志其

亦堂堂人。蝟髯黑面，頰青巾緇裘，持一詩代刺，搖袖以謁杜公曰：「昨夜雲中兩檄來，案兵誰解掃氛埃。長安有客面如鐵，爲報君王早築臺。祁公亦異之，奏補乾祐一尉，而曾無一物未幾以賊去任。」

賣廟

湘山野錄

張諤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判司農寺，上言：「天下祠廟，歲時有燒香施利，乞依河渡坊場，召人買撲。王荆公秉政，多主諤言，故九司農起請，往往中書即自施行，不由中覆。賣廟勅既下，而天下祠廟各以緊慢價直有差。南京有高辛廟，平日絕無祈祭，縣吏抑勒祝史，僅能酬十千。是時張方平留守南京，因抗疏言：「朝廷生財當自有理，豈可以古先帝王祠廟賣與百姓，以規十千之利乎？」上覽疏大駭，遂窮問其由，乃知張

諤建言，而中書未嘗覆奏，自是有旨。臣僚起請，必須奏稟，方得施行。賣廟事尋罷。

倦遊錄

人才有長短

仲簡知處州，治爲東南第一。朝廷擢爲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會儂智高破邕管，沿江而下，屠數郡，遂圍廣。而仲簡應敵之備可笑者甚多。沈起知海門縣，有治績，朝廷擢爲御史，後拜待制，知桂州。會宜州蠻徭侵王口寨，起備圍甚乖，又欲誅交趾，愈益踈繆，是致交趾入寇。三州被害，孫永俊、明文雅稱于時。中間以龍圖學士知秦州，會邊有警，永以怯懦爲邊人所輕。三人者皆才臣，一當邊急而敗事被斥，豈將帥自有體用，非可以常才強也。

東軒筆錄

贈縣令詩

元豐中有人為建州建陽縣令一舉子以貧謁之待
之甚薄舉子大怒作贈縣令詩云寒儒登第十三年
衝替歸來買盡田除却職田清俸外不知何處遇神
仙詩既盛傳郡守刺史皆疑其人終任無薦之者李希聲詩話

趙昌言

李順作亂於蜀詔以參知政事趙昌言監護諸將討
之鳳翔是時寇準知州密上言趙昌言素有重名又
無子息不可征蜀授以利柄太宗得疏大驚曰朝
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耳及詔昌
言行所至即止專以軍事付王韶且罷知政事以工
部侍郎知鳳翔府召寇準參知政事昌言自鳳翔歷
秦陝永興三州入為御史中丞真宗即位咸平五

年翰林學士王欽若直館洪知貢舉京師豪族有遺
知舉洪學士上怒下御史臺窮治事連及王欽若亦
有所受是時欽若被眷遇上大怒以為昌言操意
巖險誣陷大臣昌言自戶部尚書兼御史中丞貶安
州司馬自是不復省錄十餘年更累赦量移放還至
祥符中乃復叙為戶部侍郎西祀恩遷吏部侍郎卒
涑水記聞

陶穀

初

陶穀自五代至國防文翰為一時之冠然其為人傾
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即致李松赤族之禍由是縉
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筆足用
故尚置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已
後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

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穀以爲父在詞禁宜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創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宜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于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姜識

慈聖光獻皇后薨上悲慕甚有姜識者自言神術可使死者復生上命以其術置壇於外庭九數旬無効乃曰臣見太皇太后衣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賞牡丹無意復來人間也上知誕妄亦不深罪止斥於彬乎蔡承禧進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拆人間方士術何施蓋謂是也並東軒筆錄

曹翰

曹翰本隸世宗帳下多計畫世宗鎮澶州因坐便廳視事忽揀拚有大聲左右皆走避翰急抱世宗投階下屋雖不陷而世宗加其忠盡會世宗入爲開封尹翰在鎮不從聞周祖寢疾翰不俟召而來世宗貴之因屏左右曰主上寢疾王爲家嗣何乃於外司決事失天下之望哉世宗寤即日入止禁中後爲樞密承旨世宗親征淮南翰常往來京師兵甲多留正陽翰過正陽二十餘里適見部送淮南降卒八百人北歸翰慮其劫正陽庫兵爲亂矯詔盡斬之見世宗具言其事世宗不之罪江南李氏稱藩首遣翰奉使翰驕傲自恣飲酒無筭多出嫚言江東君臣不任其恥中主日日餉以食物珍果并其器皿合匱悉留之既而

純銀果合都盡用稜合鈎物皆却而不受中主令近
臣督課工人晨夜煨金造器合嘗召翰飲便殿有水
晶盤盞二副絕竒妙翰屢目之酒罷即以遣翰翰辭
曰此珍異之物歸當以獻天子而老父母見必取之
有所非便中主又加賜二副即受其所獲貨貨直數
十萬緡國初爲筠州刺史征蜀而翰爲襄州荆門至
石門關以來兵馬部署翰鑿石通道萬旅以濟遂兼
水陸轉運使供饋無闕征江南以潁州圍練使爲先
鋒先登陷池陽金陵平吳將胡則以江州拒命翰率
兵攻圍數月下之悉屠其城中三千餘口得免死者
纔二十人崔憲時匿倉內獲免後舉進士至侍御至
翰南征掠奪金寶以鉅萬上言潁州造佛舍江州廬
山東林寺五百鐵羅漢願載歸許之遂調發官船十

餘艘悉載其所獲資貨置像於其上時目爲押綱羅
漢以功遷桂州觀察使仍判潁州太平興國初就加
威遠軍節度使充幽州東都部署開南河自雒州至
莫州役兵數萬人入賊境伐木以給用翰命五駿騎
爲斥候持五色旗人執其一前有林木舉青旗煙火
舉赤旗兵寇舉白旗水潦舉黑旗丘陵舉黃旗虜入
寇必狼煙以爲候翰亦命舉烟境上虜疑有伏引去
得巨木數萬以濟用度復歸潁州部內築烽臺強取
民間絲帛菽粟兵器爲汝陰令孫崇望所告遣知雜
滕中正鞠得實免死流登州後復起爲大將軍遷右
千牛上將軍翰之遷海上籍沒其家貲鉅萬計悉分
散其妓妾多爲民妻翰在貶所作詩千餘首亦可觀
性強記凡奏事三五十條皆默識不用文記飲酒至

數斗不亂云

梁迥

梁迥以閤門使使江南冒于貨賄誅求無度九所貢時果食物貯以金銀雜寶器者悉留陶漆者還之初甚毅然不御酒食鮮語屈強雖承迎曲至無以得其歡心後主與羣臣甚憂之既而厚賚賞直數十萬緡迥大喜過江登舟宴樂爲酒令呼伶人奏戀情歡曲戀戀數日不發南中士人多笑之

劉承勳

劉承勳者江南人爲德昌宮使李氏承吳王基緒保有江左籠山澤之利國帑甚富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多在焉簿籍淆亂鈎考不明承勳專掌宮事盜用之無筭家畜妓樂數十百人朱門甲第窮極富貴嘗

指妓樂中一青衣云此女妓教其優劇止學師巫持刀勅水一藝九費二千緡他可知也後主母喪衛士嘗給服無布賦以錢後德昌宮中屋壞得布四十間皆義祖時所貯也殆數千萬端太祖平荆湖畫計以困江左詔假舟運湖中米百萬石承勳求薰其事亦有姦心便自結納既而運米二百萬石至迎鑿金陵平承勳見太祖首述其事太祖曰此李煜平昔契分非汝之功也止以爲鎮將後貧困街中求乞帷薄不整凍餓死

李符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適知開封府求見趙普言朱崖雖在海外而水土無他惡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近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亦以外彰

寬宥乃置於必死之地普領之後月餘符坐事貶宣
州行軍司馬上怒未已令再貶嶺外普具述其事
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並湘山野錄

張洎

張洎文章清贍博學多聞在江南已要近曾將命入
貢及還作詩十篇多訾詆京師風物有一灰堆之句
以悅其主蘇易簡得其親書本後洎入為學士與蘇
易簡爭寵頗成不協上前談議往往異同蘇忿之
謂同列云清河公若更相予看即將灰堆之詩進呈
矣張聞之甚懼稍為之屈伏焉

金坡遺事

穆脩

文章隨時風義惡咸通已後文力衰弱無復氣格本
朝穆脩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脩性褊忤少合初

任海州為軍以氣陵通判遂為摺摺貶籍繫池州其
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釋放流落江
外賦命窮薄稍得錢帛即遇盜或卧病費竭然後已
是故衣食不能給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樓板印數
百帙携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
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脩就手奪取瞋目謂曰汝輩
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
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楊文公談苑

柳仲塗

柳仲塗開知潤州胡旦秘監為淮漕二人者但喜以
文驚於時且造漢春秋編年立五始先經後經發九
明例之類切侔聖作書甫畢邀開於金山觀之頗以
作書自矜開從其招而赴焉方拂按開編未暇展閱

開杖劍叱之曰小子亂常名教之罪人也生民以來
未有如夫子者至若丘明而下公穀維邾數子止敢
傳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編首今日
聊贈一劍以為後世狂斐之誡語訖勇逐且且闊步
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賴舟人擁入參差不免猶斫
數劍於舟耶以快忿朝廷授開崇儀使知寧邊軍聲
歷沙漠其子滂及第於咸平二年陳堯咨榜昌名日
真宗詔至軒陛親語滂曰夜來報至汝父已卒今賜
汝及第給錢三萬俾戴星而奔給護旅觀時加軫悼
玉壺清話

二

柳開魏郡人性兇惡舉進士至殿中侍御史後授崇
儀使知全州道膾人肝每擒獲溪洞蠻人必召宴官

僚設鹽豔遺從卒自背割取肝抽佩刀割啖之坐客
悚慄知刑州常令伺鄰郡凡有誅殺戮遣健步求取
肝以充食

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四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四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五
安邊禦寇

西夏

趙元昊娶於野利氏立以爲右生子寤令當爲嗣以
野利氏兄弟旺榮爲謨寧令魏拽利王剛浪陵爲寧
令魏天都王分典左右廂兵馬貴寵用事青澗城使
种卅衡欲離間其君臣遣僧王嵩齋龜及書遺之曰
汝嚮欲歸附何不速決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年亦長
矣乃爲此兇戲乎囚嵩於窖中九歲餘元昊雖屢入
寇常以勝歸然人畜死傷亦衆部落甚苦之歲失賜
遺及緣邊交市頗貧乏思歸 朝廷而耻先發慶曆
二年使旺榮出嵩而問之曰我不曉种使之意欲復
與我通和邪即贈之衣服遣教練使李文貴與之偕

詣世術時龍圖閣直學士龐籍為鄜延經略招討使以元昊新冠涇原止之於邊不使前朝廷亦厭兵欲赦元昊之罪密詔籍懷之籍上言虜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不可與言乃召文貴詣延州問狀文貴求請和籍謂之曰汝先王及今王嚮事朝廷甚謹由汝輩羣下妄加之名號遂使得罪於朝平故王師數不利然汝豈能保其常勝邪吾敗不害汝敗社稷可憂今若能悔過從善出於款誠名體俱正當相為奏之庶幾朝廷或開允耳因厚贈遣歸文貴尋以旺榮曹偶四人書來用敵國修好之禮籍以其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廷朝廷急於息民命籍復書納而勿拒稱旺榮等為大尉旦曰元昊肯稱臣雖

仍其僭名可也籍上言僭名理不可容臣不敢奉詔大尉天子上公非陪臣所得稱今方抑止其僭而稱其臣為上公恐虜滋驕不可得臣旺榮等書自稱寧令謨寧令此虜中之官中國不能知其義可以無嫌臣輒從而稱之旺榮等又請用小國大事之禮籍曰此非邊帥所敢知也汝主若遣使者奉表以來當為遵致於朝廷耳三年正月元昊遣其伊州刺史賀從勛上書稱男邦面令國兀卒曩霄或云郎霄上書父大宋皇帝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奉表稱臣令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勛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得至京師而天子不許請更歸議之籍上言請聽從勛請闕更選使者往至其國以詔旨抑之彼必稱臣九名稱禮數及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

必不得已乃少許之。若所求不違，恐豺狼之心未易盈厭也。朝廷乃遣著作佐郎邵良佐與從勛俱至其國。更議之。四年五月，元昊自號夏國主。始遣使稱臣。八月，朝廷聽元昊稱夏國主，歲賜綃茶銀絲合二十五萬五千元。昊廼獻誓表。十月，賜詔答之。十二月，冊命元昊為夏國主，更名曩霄。趙元昊晚年嬖一尼，拔利氏寵浸衰，以剛浪凌女為婦。剛浪凌兄弟謀因成婚，邀元昊宴於帳中，伏兵弑之。事泄，剛浪凌兄弟皆族誅。甯令懼不自安。慶曆八年正月辛未，甯令試元昊國人討誅之，立其少子諒祿。

二

拓跋諒祿嘉祐七年諒祿始請稱漢官以伶人薛老峯為副使稱左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又請尚主

及乞國子監所印諸書釋氏經一藏并譯經僧僕頭工人伶官等詔給國子監書及釋氏經并僕頭尚主辭以昔嘗賜姓其餘皆託辭以拒之夏當遣使者賜諒祿生辰禮物命內殿承制余元臺官上言元本庖人更乞擇使者乃命供備庫副使張宗道初入境虜館宗道於西室逆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東宗道固爭之逆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焉宗道曰僕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若夏主自來當相為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為主人當循故事僕居主位爭久不決虜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而來今日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恐夏國必不敢耳逆者曰譯者失辭某自謂有兩首耳宗道曰譯者

失辭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自云虜國之歡如魚水
宗道曰然天朝水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三

邢佐臣云拓跋亮之母本拽利之妻曩霄通焉有娠
矣拽利謀殺曩霄不克曩霄殺之滅其族妻削髮爲
尼而生諒祚及竊令殺曩霄國人誅竊令而立諒祚
始數歲其母專制國事兄子沒藏獨有爲相母私幸
胡人部細皆移恣橫大臣屢請誅之母不聽嘉祐元
年九月部細皆移謀亂殺國母沒藏獨有引兵入宮
誅之其父與左廂軍馬副使遣使就殺之夏國酋長
鬼名山部落在故綏州有衆萬餘人其弟夷山先降
爲熟戶青澗城使种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
金盃名山小吏李文喜受其賂許以來降名山不知

也既而諤大發兵奄至圍其帳名山驚援槍欲鬪夷
山呼之曰兄約降何爲如是其姊識其聲曰汝爲誰
曰夷山也姊曰何以爲驗夷山示之手無一指姊曰
是也名山曰我何嘗約降夷山曰兄已受种使金盃
名山曰金盃何在文喜方出以示之名山投槍而出
諤遂以兵驅其部落牛羊南還衆多遁亡比至入塞
纔四千餘人朝廷即除名山諸司使

四

先是趙元昊每遣使奉表入貢不過稱教練使衣服
禮容皆如牙吏寶元元年十二月丙寅鄜延路奏元
昊遣使戴金冠衣緋佩蹠躡奉表納旌節敕告其表
曰臣本自祖宗出於帝胄當東晉之末運剝後魏之
初基曩者臣祖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義旌悉

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境七州並差肩而克又曰臣父德明幸副先局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頌直尺土之封顯蒙於剖裂又云稱王則不立朝帝乃是從輻湊屢期山呼齊伏願以一垓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皇羣情又迫事不得已順而行之遂於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祖世始文本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祚伏望皇帝陛下睿哲成人寬慈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來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西邊之患至誠歷懇仰俟帝俞

五

寶元元年九月十六日鄜延路都鈐轄司奏今月五

監

日六宅使副金明縣都監新塞解家河盧關路巡檢李士彬申四月戊時男殿直懷寶及七羅寨指揮使陵妹引到宥州末藏屈已團練侍者末藏福羅以趙元昊所給宥州山遇令公及姪屈訛相公從弟吃也相公告身三通來云山遇先在元昊處為樞密兄弟室家皆居細項與屈已為昏姻屈已居宥州南沒姑川元昊數誅諸部大人且盡又欲誅山遇八月二十五日山遇妹大易里遇乞令公以告山遇自河外與侍者二人逃歸既濟河集綠河兵斷河津三處二十八日山遇還至細項使其第三太尉者將宥州兵監河津諸屯二十九日山遇使侍者吃召屋已至細項九月一日山遇與屈已坐帳中召福羅告以事狀山遇哭且言曰去年大王弟侍中謀反欲殺大王賴我

聞之以告大王存至今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爲我賣此告身三通赴金明導引告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以發兵在細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承來我別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保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歸朝廷次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爲元昊所誅也已具聞奏今山遇云欲歸本司商量以錄白下告身今李士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從其所告諭福羅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遣還臣等仍恐虜爲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奏六日

保安軍北蕃官巡檢直劉懷忠狀申洞知山遇相公屈已王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於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劫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防禦三防禦姪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十五騎皆被甲執抵歸娘族指揮使懷羅家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此來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敕緣邊諸寨及蕃官等晨夜設備遣人訶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於界首密行托備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訶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

聞之以告大王存至今我之力也今乃欲殺我汝爲我賣此告身三通赴金明導引告州大人我當悉以黃河以南戶口歸命朝廷今以發兵在細項朝廷欲得質者以我子若我弟皆可也大王來追我自以所部兵拒之汝至南得何語當丞來我別以馬七八百匹獻朝廷更令保使者自保安軍驛路告延州我此月三日集宥州監州兵之河上悉發戶口歸朝廷次福羅既得告身屈已送至長城嶺南而還福羅至金明以狀言本司契勘前此元昊所部有叛者爲元昊所誅也已具聞奏今山遇云欲歸本司商量以錄白下告身今李士彬復以告身付福羅自從其所告諭福羅以元昊職貢無虧難議受其降款已遣還臣等仍恐虜爲姦詐已戒緣邊刺候嚴備去訖又奏六日

保安軍北蕃官巡檢直劉懷忠狀申洞知山遇相公屈已王相公二太尉三太尉吃也相公等於二日起兵有衆二千餘人劫掠村社族帳只在宥州境內尋得保安軍狀云五日寅時山遇及弟防禦三防禦姪屈訛相公從父弟吃也相公將麾下十五騎皆被甲執抵歸娘族指揮使懷羅家云欲歸命朝廷臣等已令保安軍詰問山遇等所以來事故勒令北歸仍令緣邊部族首領嚴兵巡邏或更有此來戶口皆約遣令還毋得承受別致引惹者詔鄜延路都鈐轄司嚴敕緣邊諸寨及蕃官等晨夜設備遣人訶候如虜人自在其境互相攻戰即於界首密行托備毋得張皇或更有山遇所部來投告者令李士彬等只爲彼意婉順約回務令安靜所訶知事宜節次驛置以聞

仍令環慶涇原都部署司麟府路軍馬司准此是時
知延州路軍馬公事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都
鈐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知保安軍供備庫副使
朱吉高繼隆等破後橋寨

六

康定元年五月十八日鄜延環慶路經略使范雍奏
體量到洛苑使環慶路鈐轄高繼隆禮賓使環慶路
駐泊鈐轄知慶州張崇俊部領兵馬入西賊界打破
賊後橋寨先令蕃官奉職巡檢李明領蕃部圍寨繼
隆崇俊領大軍繼進與賊鬪敵相殺又分擘兵甲令
柔遠寨主侍禁閣門祇候武英監押左侍禁王慶東
谷寨監押奉職左侍禁閣門祇候北路都巡檢郝仁
禹攻打寨城其武英先打破寨北門入城又今淮安

鎮都監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劉政東谷寨主左侍
禁賈慶各部領兵馬入城界駐泊牽拽策應破蕩却
吳家外藏土金舍利遇家等族帳又令入內西頭供
奉官走馬承受公事石全正把截十二盤路口其殿
侍軍負兵士及蕃官使喚得力或斫到人頭或傷中
重係第一等功勞者凡一百一十五人伏乞體念今
來北賊不住來汭邊作過正當用人之際特與各轉
補名目所貴激賞邊臣及軍各更効命奉 聖旨高
繼隆張俊於見今使額上各轉七資劉政郝仁禹以
下各轉官有差 並凍水紀聞

祖宗朝兩府各臣雖在外鎮亦以位勢自高雖省府
判官出按事至其所部亦絕燕飲之禮蓋時風如是

七

皇朝卷七十五

武穆曹公瑋以宣徽南院判定州王醜自三司判官計置河北軍糧至定武穆一見接之加禮往往親自伴食然酒止五行蓋已為殊待矣一日語醜曰穢稅自保歡好可百年無事吾聞李德明有子元昊者桀黠多謀能得士心吾密令畫史圖其狀觀之信英物也異日德明死此子嗣事必為兩邊之患料此事不出十年君必當此變勉之勉之醜莫測其言後十餘年元昊叛西陲大擾王醜果當此時為樞密使處置失宜罷知西京醜嘗為親僚言之深歎武明之明議也

八

西邊城寨皆在平地綏銀靈夏寬有等州皆然也
太宗時錢若水言綏州不可城以其下有無定河歲

有

被水害今綏水建於山上不唯水不能害而控制使利直得勝勢元豐中收葭蘆米脂等寨亦據山而城及城永樂徐給事禧堅欲於平地建築未就為西戎所陷

並東軒筆錄

九

河東忠烈宣勇鄉兵結社買馬以填廣銳禁軍陝西振武亦然其後宣毅義勇官助其價使買馬高大亦以外填廣銳大中祥符七年以歸義軍留後曹賢順為節度又以其弟賢惠檢校刑部尚書知瓜州至天聖元年閏九月始遣人貢方物來謝遠人去來踈數於中國無所輕重有道亦任之而已

東齋記事

十

趙元昊二子長曰佞令受次曰諒祚其母尼也有色

而寵佞令受母子怨望而諒祚母之兄曰沒藏訛唃者黠虜也因教佞令受以弑逆之謀元昊已見殺訛唃遂以弑逆之罪誅佞令受子母而諒祚乃得立而年甚幼訛唃遂專夏國之政其後諒祚稍長卒殺訛唃滅其族元昊為西鄙患者十餘年國家困天下之力有事於一方而敗軍殺將不可勝數然未嘗少挫其鋒及其困於女色禍生父子之間以亡其身此自古智賢之君或不能免况夷狄乎訛唃教人之子殺其父以為已利而卒亦滅族此理之然也 歸田錄

十一

康定中羌人盜邊陷金明縣又追延州取北關王師敗于五龍川都總管劉平石元孫被擒後數日賊乃出塞時許懷德為鄜延總管聞賊深入自東路歸所

統兵纔數千至延州東有百餘山下見賊馬幾萬驛許皇遽妄呼曰令河東廣銳若干指揮往某處令折家蕃兵幾萬騎往某處既而羌亦退明日入城見通判計用章握手竊語曰不意賊馬遂至塞外其儻早來亦為擒矣昨日忽逢賊兵不覺皇駭遂詐為河東救兵妄語分布今日幸得相見初勿與他人說也相次諸州擒蕃俘問元昊遁歸之因咸云聞河東救兵至遂走出塞其鈴轄盧押班訟通判計用章之失自稱賊圍城時守捍有功用章屢進狀言賊之遁去由許懷德假言河東救兵使然完延州者懷德也既而盧計皆得罪朝廷嘉懷德之功擢為殿前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後以年踰七十特減歲數仍總宿衛之職凡領節鉞者二十餘年

景祐末夏羗叛僭號于其境改易正朔冕服制度遣使來上旌節舊制羗人來朝悉服胡衣冠既至有司命易之使者曰奉本國命來見大國頭可斷冠服不易竟不能奪遣歸慶曆初羗人輸款保安軍倅邵良佐已與戎人議定歲予金帛之數朝廷遣著作佐郎張子奭假祠曹外郎殿直王正倫假供奉官閣門祇候至朔方責戎酋盟書夏人以金飾頭冠胡蹠躡之類子奭正倫皆受之既歸但云羗人新附不敢逆其意止以胡服納保安軍官帑朝廷亦不罪盡與所假官

並倦遊錄

占城

慶曆三年正月廣南東路轉運司奏前此温台巡檢

邵保以私財募人之占城取鄰等七人而歸梟首廣州市乞旌賞詔補殿侍監南劍州酒稅初內臣温台巡檢張懷信性苛虐號張列潔康定元年鄰等不勝忿忿殺之至是始獲焉

涑水紀聞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五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六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六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六
安邊禦寇
茂州蠻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為州將
治其眾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
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
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於民家遣州將
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為常茂州民甚苦之熙
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
為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九八百餘步朝廷
下成都路都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
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伯常知茂
州延慶下伯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既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六

安邊禦寇

茂州蠻

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蠻族也蠻自推一人為州將
治其眾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居羣蠻之中地
不過數十里舊無城惟植鹿角蠻人屢以昏夜入茂
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於民家遣州將
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為常茂州民甚苦之熙
寧八年屯田員外郎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城琪
為奏之乞如民所請築城繞民居九八百餘步朝廷
下成都路都鈐轄司度其利害時龍圖閣直學士蔡
延慶領都鈐轄李琪已罷去大理寺丞范伯常知茂
州延慶下伯常檢度百常言其利朝廷遂令築之既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六

而蠻酋羣訐於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訐者不已伯常以挺驅出九年三月二十四日始興築城裁丈餘靜州等羣蠻數百奄至其處茂州兵裁二百人伯常帥之拒擊殺數人蠻乃退百常帥遷民入牙城明日蠻數千人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矢石雨下百常率衆乘城拒守至二十九日其酋長二人爲樞木所殺蠻兵乃退既而四月初屢來攻城皆不克而退然遊騎猶繞四山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箕宗關路通永康軍北有東路通綿州皆爲蠻所據伯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於是蜀州駐泊都監孫青將數千人自箕宗關入蠻伏兵擊之青死而士卒死傷不多又有王供備等數千人自隴東道入時

州蠻請降從者殺其二子蠻怒密告靜州等蠻使遮其前而自後驅之壅溪上流官軍既涉而決之殺溺殆盡既而鈐轄司命伯常與之和誓蠻人稍定蔡延慶奏乞朝廷遣乞近上內臣共經制蠻事朝廷命押班王中正專制蠻事中書密院劄子皆云奉 聖旨講和而中正自云受御前劄子掩襲叛蠻其年五月中正將兵數千自箕宗關入經恭州蕩州境乘其無備掩擊之斬首數百級鹵掠孳畜焚其廬舍皆盡既而復與之和誓至七月又襲擊之又隨而與之和誓及還奏云事畢始蔡帥恐監司不肯應給軍須故奏乞近上內臣共事中正受宣命九軍事皆與都鈐轄司商議中正將行奏云茂州去成都府遠若事一一大小與鈐轄臣商議恐失事機乞委臣專決關鈐轄

司知有旨依奏中正既至軍事進止皆由已出蔡不更復得預聞事既施行但關知而已監司皆附之遂奏蔡延慶區處失宜致生邊患又延慶既與之和誓而臣引兵入箕宗關蠻渝約出兵拒戰蔡由是徙知渭州以資政學士馮京代之又奏范伯常築城侵蠻地生邊患坐奪一官勒停隴西田肥羨靜時六州引生羨據其地中正不能討北路遂絕故事與蠻為和誓者蠻先渝貸謂之抵兵又渝求和物官司乃籍所掠人畜財物使歸之不在者增其價然輸誓牛羊豕棘耒耜各一乃縛劍門於誓場酋豪皆集人人引於劍門下過刺豕血呻之握地為坎反縛羗婢坎中加耒耜及棘於上人投一石擊婢以土埋之巫師詛云有違誓者當如此婢及中正和誓初不令輸抵兵求

抵

和等物亦不索其所掠自備誓直買羗婢以糴蒙之經宿而失中正先自劍門過蠻皆怨而輕之自是剽掠不絕

瀘州蠻

元豐三年瀘州蠻乞弟犯邊詔四方館使韓存寶將兵討之乞弟所居曰歸來州距瀘州東南七百里十月存寶出兵值又雨十餘日出寨才六十餘里留屯不進遣人詔諭乞弟有文書服罪請降軍中食盡存寶引還自發瀘州至還凡六十餘日朝廷責其不待詔擅引兵還命知雜御史何正臣就按斬之更命林廣將存寶部兵及環慶兵黔南兵合四萬人以四年十二月再出擊之離瀘州四百餘里即深箝竹茂切皆高版險絕竹茂密華人不能入蠻所持以自

存者也。蠻逆戰於徭外，廣擊敗之。蠻走，廣伐木開道，引兵踵之。又二百餘里，至歸來州。乞弟逆戰，又敗。乃帥其衆竄匿。五年正月己丑，廣入歸來州，唯茅屋數十間，分兵搜捕，山箬皆無所獲。所齎食盡，得蠻所儲粟千餘斛，數日已盡。饋運不繼，先是有實封詔書在走馬承受所，題云：「至歸來州，乃開至是。」聞之，詔云：「若至歸來州討捕乞弟，必不可獲。」聽引兵還。是役也，頗得黔南皆土丁，遇出征日，給米二升餘，無廩給。諸州民夫負糧者，既輸糧，官不復給食，以是多餓死。不還者，有名籍可知者四萬人。其家人輔行及資裝者，不預焉。軍士屯澶州，歲餘，罹瘴疫物故者六七千人。所費約緡錢百餘萬。並凍水紀聞

辰州蠻

熙寧五年，辰州人張翹與流人李資詣闕獻書言：辰州之南江，乃古銀州也。接施黔梓柯，世為蠻人。向氏舒氏田氏所據地，產朱砂水銀金布黃鵬良田數千萬頃，入路無山川之扼。若朝出偏師，賡境上臣二人說之，可使納土為郡。縣書奏，即以章惇察訪荆湖南北路，經制南江事。章次辰州，遂令李資張竑明夷中僧願成等十餘人入境，以宣朝廷之意。資等褊窄無謀，褻慢夷境，遂為蠻首田元猛所殺。章知不可以說下也，即進兵誅斬，而建沈懿等州。又以潭之梅山邵之飛山為蘇方楊光僭所據，遂乘兵勢進克梅山。建安化縣，又令李誥將兵取光僭師，至飛山，扼險不能度，而還。當是時，張頡居憂於鼎州，目覩其事，遂以書詆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

死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魚者數月。惇病其說且欲分功以啗之。乃上言。昔張頡知潭州益陽縣。嘗建取梅山之議。今臣成功。乃用頡之議也。朝廷賜頡絹三百匹。而執政猶患其異議。會頡伏闕。乃就除為江淮發運使。便道之官。而不敢食魚之說息矣。東軒筆錄

儂智高

皇祐四年。儂智高。丑為廣源州酋長。役屬交趾。稱廣源州節度使。有金阮交趾。賦歛無厭。州人苦之。智高傑黠難制。交趾惡之。以兵掩獲其父。留交趾。以為質。智高不得已。歲輸金貨甚多。久之。父死。智高怨交趾。且恐終為所滅。乃叛。交趾過江。徙居安德州。遣使詣邕州求朝命。補為刺史。朝廷以智高怨交趾而來。恐疆場生事。却而不受。智高由是怨數入為盜。先是禮

賓使邢贇坐事出為洪州都指揮使。會赦。有薦其材勇。前所坐薄。可收使。詔除御前忠佐將兵戍邕州。贇欲邀奇功。深入其境。兵敗。為智高所擒。贇恐智高殺之。乃給言。我來非戰也。朝廷遣我招安汝耳。不幸部下人不相知。誤相與鬪。遂至於此。因論以禍福。智高喜。以為然。遺其黨數十人。隨贇至邕州。不敢復求刺史。但乞通貢朝廷。邕州言狀。朝廷以贇妄入其境。取敗為賊所擒。又欲脫死。妄許其朝貢。為國生事。罪之。黜為全州都指揮使。智高之人。皆約還。智高大恨。且以朝廷交趾。皆不納。窮無所歸。遂謀作亂。有黃師宓者。廣州人。以販金常往來。智高所因為之。畫取廣州之計。智高悅之。以為謀主。是時武巨陳珙知邕州。智高陰結珙左右。珙不之知。皇祐四年四月。智高悉發

皇祐四年四月

所部之人及老弱盡空。泂江而下，九戰兵七千餘人。五月乙巳朔，奄至邕。珙閉城拒之，城中之人爲內應。賊遂陷邕州，執珙等官吏皆殺之。司戶參軍孔宗旦詈賊而死。智高自稱仁惠皇帝，改元啓曆。泂江東下，橫貴、潯、龔、藤、梧、康、封、端諸州無城柵，皆望風奔潰。不二旬，至廣州。仲簡性愚且狠，賊未至間，僚佐請爲之備，皆不聽。至遣兵出戰，賊使勇士數十人，以青黛塗面，跳躍上岸。廣州兵皆奔潰。先是廣州地皆蜺殼，不可築城。前知州魏蠶以甃爲之，其中隘甚小，僅容府署倉庫而已。百姓驚走，輦金寶入城。簡閉門拒之曰：「我城中無物，猶恐賊來，况聚金寶於中邪？」城外人皆皆號哭。金寶悉爲賊所掠。簡遂閉門拒守，轉運王罕時巡按至梅州，聞之，亟還番禺鄉村，亡賴少年乘賊

勢互相剽掠，州縣不能制。民遮馬自訴者甚衆。罕乃下馬召諸老人，坐而問之曰：「汝曹嘗經比變乎？」對曰：「昔陳進之亂，民間亦如是。時有縣令籍民間強壯者，悉令自衛鄉里，無得他適。於是鄉村下不能侵暴，亦不能侵暴鄰村。一境獨安。罕即徧移州縣，用其策。且斬爲暴者數人，民間始安。罕既入城，鈐轄侍其淵等共修守備。賊掠得海船，崑崙奴使登樓車以瞰城中。又琢石令圓，以爲礮。每發輒殺數人。盡夜攻城，五十餘日不克而去。時提刑鮑軻欲遷其家置嶺北，至南雄州，知州責而留之。軻乃詞廣，聲聞日有所奏。罕在圍城中，無奏章，賊退，朝廷賞軻而責罕。罕坐左遷。五月乙巳朔，丙寅，儂智高攻廣州。壬申，詔知桂州陳曙將兵救之。初，直史館楊畋繼業之族人，也嘗爲湖南

提點刑獄討叛蠻與士卒同甘苦士卒愛之時居父
喪六月乙亥詔起改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改儒
者迂闊無威諸將不服尋罷之七月丙午以余靖經
制廣南西路賊盜壬戌智高解廣州圍西還攻賀州
不克廣南東路鈐轄張忠初到官所將皆烏合之兵
智高遇戰于白田忠敗死西路鈐轄蔣偕性輕率措
置如狂人軍于太平場初不設備九月戊申智高襲
擊殺之丙寅又敗官軍於龍岫洞丁巳以余靖提舉
廣南東路兵甲尋為經略使又命樞密直學士孫沔
入內押班石全彬與靖同討智高西路鈐轄王正倫
敗于館門驛遂陷昭州樞密副使狄青請自出戰擊
賊庚午以青為宣徽使荆湖南北路宣撫使都大提
舉經制廣南東西路賊盜事諫官韓絳上言狄青武

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 上以訪執
政時龐籍獨為相對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
權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割故也今
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
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素名善戰今以
二府將大兵討賊若又不勝不惟嶺南非陛下之有
荆湖江南皆可憂矣禍難之興未見其涯不可不慎
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
委之使青先以威齊衆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
陛下勿以為憂也 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
青節度并處置民事則與沔等議之時余靖軍于賓
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及芻糧走保邕丁丑智高陷
賓州靖引兵出揚言邀賊留監押守邕州監押亦走

甲申智高復入邕州十一月狄青至湖南諸道兵皆會諸將聞宣撫使將至爭先立功余靖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曙將萬人擊智高爲七寨逗遛不進十二月壬申朔智高與曙戰於金城驛曙敗遁歸死者二千餘人棄捐器械輜重甚衆交趾王德政請出兵二萬助收智高狄青奏官軍自足辦賊無用交趾兵丁未詔交趾毋出兵青又請西邊蕃落廣銳近二千騎與俱五年正月青至賓州余靖陳曙皆來迎謁時饋運未至青初令備五日糧既又備十日糧智高聞之由是懈惰不爲備上元張燈高會先是諸將視其帥如僚窳無所嚴憚每議事各執所見喧爭不用其命已酉狄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曙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余

靖起拜曰曙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步騎二萬或說儂智高曰騎兵利平地宜遣兵守崑崙關勿使度險俟其兵疲食盡擊之無不勝者智高驟勝輕官軍不用其言青倍道兼行出崑崙關直趣其城智高聞之狼狽發兵出戰戊午相遇於歸仁鋪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於後蠻使驍勇者執長槍居前羸弱悉在其後其前鋒孫節戰不利而死將卒畏青令嚴力戰莫敢退者青登高丘執五色旗麾騎兵爲左右翼出槍之後斷蠻軍爲三旋而擊之槍立如束蠻軍大敗殺獲三千餘人獲其侍郎黃師宓等智高走還城官軍追之營其城下夜榮中驚呼蠻聞之以爲官軍且進攻弃城走明日青入城遣裨將于振追之過由州不

及而還。智高奔大理。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月皆卿功也。狄青還。上欲以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籍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又賞之太過，是復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二月癸未，加青護國軍節度使、樞密院副使，如故。仍遷諸子。

官。既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五月乙巳，竟以青爲樞密使。先朝時所司奏置云：呂安道募人，能獲儂智高者，有孔目官楊元卿、進士石鎮等十人，皆獻策請行。安道一一問之，以元卿策爲善。元卿曰：西山諸蠻，凡六十族，皆附智高。其中元卿知其一族，請往，以逆順諭之。一族順從，使之轉諭他族，無不聽矣。若皆聽命，則智高將誰與處？此必成擒矣。安道悅，使齎黃魚、牛、鹽等往之。二族隨元卿出見安道。安道皆補教練使，裝飾補牒，如告身狀，慰勞犒燕，厚賜遣之。於是轉相說諭，稍稍請降。先是，智高築宮於特磨寨，及敗，携其母、弟、妻子往居之。聞諸族俱叛，惶懼，留其母及弟，智光繼封於特磨寨。使押衙一人將兵衛之。智高自將兵五百及其六妻六子。

奔大理國欲借兵以攻諸族走告石鎮兄鑿安道使
元卿等十人發諸族揀完等六州兵襲特磨寨殺押
衙獲其母弟子以歸安道欲烹之廣南西路轉運司
奏所獲非智高母子蠻人妄執之以干賞耳於是安
道奏送京師請囚之以俟得智高辨其虛實詔許之
緣道不縻繫供待甚嚴至京師館於故府司朝廷給
飲膳惟所須如奉驕子月費錢三百餘貫病則國醫
臨視後數月智光狂發歐防衛者欲突走伯庸上言
智高母數病不幸死無以懲蠻夷又徒費國財養之
無用請戮之上怒曰余靖欲存以此招智高而卿
專欲敗之邪自是羣臣不敢言智高母年六十餘隆
準方口智光年二十八神識不慧智高使知所部州
不能治黜之其妻美色智高奪之繼封十四智高長

子智高之僭立爲太子繼明八歲安道已獲 智
高母召其所親黃汾於詔州使部送至京師汾自幕
職遷大理寺丞元卿除三班奉職鎮除齊郎其餘皆
除齊郎殿侍以元卿鎮曉蠻語使留待儂母元卿等
皆憤嘆曰我初獲母余侍郎謂我等勿入京師留此
待官賞耳我等皆曰智高殺我親戚近數十口我願
至京師分此嫗一鬻食之豈知今日朝夕事之若孝
子之養母執政者仍戒我云汝母得以私憤逼殺此
嫗設有不幸福我等當償其死邪數見執政涕泣求歸
不許 凍水紀聞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六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六
石鑑邕州人常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鑿親屬多為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秘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鑿以書干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澤心不附智高向者從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邕州財力富強必誘脇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兵其為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長皆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七

安邊禦寇

儂智高

石鑑邕州人常舉進士不中第儂智高陷邕州鑿親屬多為賊所殺鑑逃奔桂州智高攻廣州不下還據邕州秘書監余靖受朝命討賊鑿以書干靖言邕州三十六洞蠻素受朝廷官爵恩澤心不附智高向者從智高東下皆廣源州蠻及中國亡命者不過數千人其餘皆驅掠二廣之民也今智高邕州財力富強必誘脇諸蠻再圖進取若使智高盡得三十六洞之兵其為中國患未可量也鑑素知諸洞山川人情請以朝廷威德說諭諸蠻酋長使之不附智高孤立不足破矣靖乃假鑑昭州軍事推官間道說諸洞長皆

聽命惟結洞酋長黃守陵最強智高深與相結洞中有良田甚廣饒粳糯及魚四面阻絕惟一道可入智高遣守陵書曰吾鄉者長驅至廣州所向皆捷所以還復邕州者欲撫存汝諸洞耳中國名將如張蔣偕輩皆望風投首者步兵易與不足憂所未知者騎兵耳今聞狄青以騎兵來吾當試與之戰若其克捷吾則長驅以取荆湖江南以邕州授汝不捷則吾寓汝洞中休息士卒從特磨洞借馬教習騎戰俟其可用更圖後舉必無敵矣并厚以金珠遣守陵守陵喜運糯米以餉智高乘州縣無備橫行嶺南今力盡勢窮復還邕州朝廷興大兵以討之敗在朝夕汝世受國恩何爲無事隨之以取族滅且智高父存勳本居州第存祿爲武勒州刺史存勳襲殺有而奪其地又以

女嫁廣源州刺史因省其女遂引兵襲殺刺史及其婿而奪其地此皆汝耳目親見也智高父子貪詐無恩譬如虎狼不可親也今汝乃欲延之洞中五見汝且爲虜矣不可不爲之備守陵由是狐疑稍踈智高智高怒遣兵襲之守陵先爲之備逆戰大破之會智高亦爲狄青所敗遂不敢入結洞而逃奔特磨西接大理地多善馬智高悉以所得二廣金帛子女遺特磨布燮儂夏誠又以其母妻夏誠弟夏卿相結納夏誠許以兵馬借之智高留其母及一第一子并其將於夏誠所居之東十五里絲葦寨而身詣大理欲借兵寇西川使其母以特磨兵自邕州寇廣南鑑請詣特磨寨說夏誠使圖智高智高以兵守三弦水鑑幾爲所獲不得進而還鑑言於靖曰特磨距邕州四十

日程智高恃其險遠必不設備鑑請不用中國尺兵
斗糧募諸洞丁壯往襲之仍以重賂說特磨使為內
應取之必矣靖許之仍許蕭繼將大兵為鑿後常與
鑿相距鑑募洞丁得五六千人率之以進前知邕州
蕭注曰廣源州本屬田州儂智高父本山獠襲殺廣
源州酋豪而據之田州酋長請往擊之知邕州者恐
其生事禁不許廣源州地產金一兩直一縑智高父
由是富強招誘中國及諸洞民其徒甚盛交趾思之
遣兵襲虜之智高時年十四與其母逃竄得免收其
餘衆臣事交趾既長因朝於交趾陰結李德正左右
欲奪其國事覺逃歸因求內附朝廷恐失交趾之心
不納智高謂其徒曰今吾既得罪於交趾中國又不
我納無所自容止有反耳乃自左江轉掠諸洞徙尸

江右文村陰察官軍形勢與邕州姦人相結便為內
應在文村五年遂襲邕州陷之涑水紀聞

交趾

景德中交州黎桓獻馴象四皆能拜舞山呼中節養
於玉津園每陳鹵簿必加蓮盆巖飾令崑崙奴乘以
前導晉輿服志有象車以試橋梁亦古制也

二

淳九中占城國景德中交州黎桓並以馴犀為獻性
絕躁留養苑中數日死大中祥符中文州復獻馴犀
至海岸詔放還本國令遂其性並談苑

南蕃呼中國為唐

太宗泊明皇擒中天竺王取龜茲為四鎮以至城郭
諸國皆列為郡縣至今廣州胡人呼中國為唐家華

言為唐言

卷遊錄

高麗

高麗自五代以來朝貢不絕朝廷每加爵命必遣使以獎之故呂相國端呂侍郎文仲祐之皆相繼為使三人者皆寬厚文雅有賢者之風如孔維輦或朴魯舉措為其所哂或貪猥不能無求索甚辱朝命後劉式陳靖至其國國王王治者因語及中國族望必有高下如唐之崔盧李鄭式等言但以賢才進用亦不論族姓治曰何姓呂者多君子也蓋斥言三呂亦因以警使者

高麗國王王治上言願賜板本九經書以夸示外國詔給之

並談苑

契丹

路振奉使契丹至幽州城南亭是日大風里民言朝廷使來率多大風時燕京留守兵馬太原帥秦王隆慶遣副留守秘書大監張肅迎國信置宴于亭中供帳甚備大闔具饌醖學皆頗瑒黃金鉅器隆慶者隆緒之弟契丹國母蕭氏之愛子也故王以全燕之地而開府焉其調度之物悉侈於隆緒嘗歲籍民子女躬自揀擇甚尤者為王妃次者為妾媵炭山北有涼殿夏常隨其母往居之妓妾皆從穹廬弈幕道路相屬虜相韓德讓尤忌之故與德讓不相叶也蕭右幼時常許嫁韓氏即韓德讓也行有日矣而耶律氏求婦于蕭氏蕭氏奪韓氏婦以納之生隆緒即今虜主也耶律死隆緒尚幼襲虜位蕭右少寡韓氏世典軍政權在其手恐不利于孺子乃私謂德讓曰吾常許

嫁子願諧舊好則勿主當國亦汝子也自是德讓出
入棹幕無間然矣既而酖殺德讓之妻李氏每出弋
獵必與德讓同穹廬而處未幾而生楚王爲韓氏子
也蕭氏與德讓尤所鍾愛乃賜姓耶律氏是夕宿于
永和館館在城南九日虜遣使置宴于副留守之第
第在城南門內以駙馬都尉蘭陵郡王蕭寧侑宴文
木器盛虜食先薦駱橐用杓而啖焉噉肪羊豚雉兔
之肉爲濡肉牛鹿鴈鶩鶩貉之肉爲腊肉割之令方
正雜置大盤中二胡雛衣鮮潔衣持帨巾執刀匕徧
割諸肉以啖漢使幽州幅員二十五里東南曰水窓
門南曰開陽門西曰青音門北曰北安門內城幅員
五里東曰宣和門南曰丹鳳門西曰顯西門北曰衙
北門內城三門不開止從宣和門出入城中九二十

六坊坊有門樓大署其額有蜀賓肅慎盧龍等坊並
唐時舊坊名也居民綦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
漢服中有胡服者蓋雜契丹渤海婦女耳府曰幽都
府光祿少卿郎利用爲少尹有判官掾曹之屬民有
小罪皆得關決至殺人非理者則決之於隆慶喜釋
而怒誅無繩準矣城中漢兵九八營有南北兩衙兵
兩羽林兵控鶴神武兵雄捷兵驍武兵皆黥面給糧
如漢制渤海兵別有營即遼東之卒也屯幽州者數
千人並隸元帥府隆慶驕侈不親戎事兵柄咸在蘭
陵郡王駙馬都尉蕭寧之手國家旦議封禪有諜者
至涿州言皇帝將親征徃幽薊以復故地然後東封
泰嶽虜大駭遽以寧爲統軍列柵于幽州城南以虞
我師之至既而聞車駕臨岱遂止虜舊有韓統軍者

堯

德讓從弟也。取蕭后姊封齊妃。韓勇悍多變詐。虜之寇我澶淵也。韓為先鋒。指麾於城外。我師以巨弩射之中腦。而鬻虜喪之。如失手足。自是虜無將帥。遂以寧統之年。五十勇略不及韓。虜咸憂焉。虜政苛刻。幽薊苦之。圍桑稅。畝數倍於中國。水旱虫蝗之災。無蠲減焉。以是服田之家。十夫並耨。而老者之食不得精。鑿力蚕之婦。十手並織。而老者之衣不得繒絮。徵斂調發。急于剽掠。加以耶律蕭韓三姓恣橫。歲求良家子。以為妻妾。幽薊之女。有姿質者。父母不令施粉白。弊衣而藏之。比嫁。不與親族相往來。太宗皇帝平晉陽。知燕民之復后也。親御六軍。傳于城下。燕民驚喜。謀欲劫守。將出城而降。太宗皇帝以燕城大而不堅。易克難守。炎暑方熾。士卒暴露且久。遂班師焉。

耶

城中父老聞車駕之還也。撫其子嘆息曰。爾不得為漢民命也。自虜政苛虐已下。事並幽州。客司劉斌言。斌大父名迎。年七十五。嘗為幽州軍政校。備見其事。每與子孫言之。其蕭后隆慶事。亦迎所說。近有邊民舊為虜所掠者。逃歸至燕。民為政資給導。以入漢界。因謂曰。汝歸矣。他年南朝官家來收幽州。慎無殺吾漢兒也。其燕薊民心嚮化如此。十日自幽州北行。至孫侯館。五十里。地無陵出。北安門道西有華嚴寺。即太宗皇帝駐蹕之地也。民言僧堂東壁有御札十五字。虜不令人見。覆以漆板。虜主每至。必開觀之。自通天館東北行。至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奚漢民雜居。益眾。里民言。漢使歲至。虜必盡驅山中。奚民就道而居。欲其人煙相接也。又曰。虜所止之處。官屬

皆從城中無館舍但於城外就車帳而居焉契丹國
外城高丈餘步東西有廊幅負三十里南門曰朱夏
門九三門門有樓閣自朱夏門入街道闊百餘步東
西有廊舍約三百間居民列躔肆廡下街東西各三
坊坊門相對虜以卒守坊門持挺擊民不令出觀徐
視坊門坊中閭地民之觀者無多又於坊聚車橐馳
蓋欲誇漢使以浩穰三里第二重城城南門曰陽德
門九三間有樓閣城高三丈有脾脫幅負約七里自
陽德門入一里而至內門內閭闔門九三門街道東
西並無居民但有短墻以障空地耳閭闔門樓有五
鳳狀如京師大約製度卑陋東西掖門去閭闔門各
三百餘步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是夕宿大同驛驛
在陽德門外驛東西各三廳蓋倣京師上元驛也虜

睥睨

遣龍虎大將軍耶律照里為館伴使起居郎刑耶祐
副之二十六日持國信自東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
武功門見虜主干武功殿設山棚張樂引漢使升虜
主年三十餘衣漢服黃紗袍玉帶鞞互靴方床累茵
而坐左右侍立九數人皆胡豎黃金飾扞案四面懸
金紡絳絲結網而為案帳漢官九八人分東西偏而
坐坐皆繡墩東偏漢服官三人首大丞相晉王韓德
讓年約六十次日前都統相公耶律氏不得名次曰
參政僕射姓邢氏不得名胡服官一人駙馬相公姓
蕭氏不得名西偏漢服官二人一曰秦王隆慶次曰
楚王不得名胡服二人一曰楊隱相公耶律英次曰
常溫相公不得名楊隱常溫皆虜官呼漢使坐西南
隅將進虜主酒坐者皆拜惟漢丞相不起俄而隆慶

宋

先進酒酌以玉瑾玉醖雙置玉臺廣五寸長尺餘有四足瑾醖皆有屈指虜主座前先置銀盤盤有三足有几狀中有金壘進酒者升以瑾醖授二胡豎執之以置壘側進酒者以虛臺退拜于階下訖二胡豎復執瑾醖以退傾餘酒於壘中拜者復自階下執玉臺以上取瑾醖而下拜訖復位次則楚王進酒如前儀次則耶律英進酒如前儀其漢服官進酒替拜以漢人胡服官則以胡人坐者皆飲九三爵而退二十七日自西掖入至第三門名曰文化門見國母於文化殿誤山棚張樂引漢使升蕃漢官坐者如故國母約五十餘冠翠花玉充耳衣黃錦小聚袍束以白錦帶方狀累茵而坐以錦裙環覆其足侍立者十餘人皆胡婢黃金為耳璫五色絲纏髮盤以為髻純練練衣

設

宋

束以繡帶有童子一人年十餘歲胡帽錦衣嬉戲國母前其狀類韓丞相蓋國母所生韓氏子也隆慶已下迺相瑾醖進酒如進虜主儀二胡豎執之至國母前以授二胡婢婢以進伶官致辭於前文約叙兩朝通謹之意虜主坐西偏其舊用器皿皆降殺以餘官進酒但用小玉卮蓋尊其國母故也二十八日復宴武功殿即虜主生辰也設山棚張樂列漢服官于西廡胡服于東廡引漢使升坐西南廡隅國母當陽冠翠鳳大冠冠有綵纓垂覆于領鳳皆浮衣黃錦青鳳袍貂裘覆足俄而殿上施紅罽毯虜主先起具玉臺酌瑾醖以進其國母拜訖復位次以餘官進虜主酒降殺如前儀次則諸王及蕃官皆進酒中置其虜食如幽州宴儀酒十數行國母三勸漢使酒酌以大

末

先進酒酌以玉瑾玉醖雙置玉臺廣五寸長尺餘有四足瑾醖皆有屈指虜主座前先置銀盤盤有三足有儿狀中有金壘進酒者升以瑾醖授二胡豎執之以置壘側進酒者以虛臺退拜于階下訖二胡豎復執瑾醖以退傾餘酒於壘中拜者復自階下執玉臺以上取瑾醖而下拜訖復位次則楚王進酒如前儀次則耶律英進酒如前儀其漢服官進酒替拜以漢人胡服官則以胡人坐者皆飲九三爵而退二十七日自西掖入至第三門名曰文化門見國母於文化殿誤山棚張樂引漢使升蕃漢官坐者如故國母約五十餘冠翠花玉充耳衣黃錦小聚袍束以白錦帶方狀累茵而坐以錦裙環覆其足侍立者十餘人皆胡婢黃金為耳璫五色絲纏髮盤以為髻純練綵衣

設

末

東以繡帶有童子一人年十餘歲胡帽錦衣嬉戲國母前其狀類韓丞相蓋國母所生韓氏子也隆慶已下迺相瑾醖進酒如進虜主儀二胡豎執之至國母前以授二胡婢婢以進伶官致辭於前文約叙兩朝通謹之意虜主坐西偏其僖用器皿皆降殺以餘官進酒但用小玉卮蓋尊其國母故也二十八日復宴武功殿即虜主生辰也設山棚張樂列漢服官于西廡胡服于東廡引漢使升坐西南廡隅國母當陽冠翠鳳大冠冠有綵纓垂覆于領鳳皆浮衣黃錦青鳳袍貂裘覆足俄而殿上施紅罽毯虜主先起具玉臺酌瑾醖以進其國母拜訖復位次以餘官進虜主酒降殺如前儀次則諸王及蕃官皆進酒中置其虜食如幽州宴儀酒十數行國母三勸漢使酒酌以大

王學卒食盤中餘肉悉以遺漢使。正月一日復宴文化殿如前儀。胡服官一人先以光小玉杯酌酒以獻國母。名曰上壽。其次則諸王遞進酒如前儀。國母亦三勸漢使酒。仍遣贊酒者滂徠之。四日又宴于文化殿。階下列百戲。有舞女八佾。日六。又宴于武功殿。國母不坐。百戲舞女如前儀。隆慶先進虜主酒。眾官皆拜。韓丞相避席。虜主遣一童子。是前日所見狀貌類韓丞相者。就請之。丞相乃坐。七日又宴射于南園。園在朱夏門外。虜遣大內楊隱知政事令耶律英侑宴。贈漢巾的者馬五疋。絲二十段。弓一矢十。英又贈馬二疋。園中有臺樹皆新植。射畢就坐。英舉大觴以屬漢使曰。兩朝通讎千萬年。今日也願飲此酒。記英姓名耳。八日辭國母于文化殿。漢使升酒三行而出。

九日辭虜主于武功殿。遺漢使及從人鞍馬衣物絲段弓矢。有羗虜名其國曰中京。府曰大定府。無屬縣。有留守府尹之官。官府寺丞皆草創未就。蓋與朝廷通使以來。方議建立都邑。內城中止有文化武功二殿。後有宮室。但穹廬毳幕。常欲遷幽薊八軍及汾靈河之民。以實中京。民不堪命。虜知其不可遽止。中京南至幽州九百里。至雄州白溝河界一千一百四十五里。東至靈河五百里。靈河有靈錦顯霸四州地。生桑麻。具錦州民無田租。但供蚕織。名曰太后絲。蚕戶東至黃龍府一千五百里。虜謂黃龍府為東府。有府尹留守之屬。又東至高麗女真四十里。自靈河已下皆樺伴副使李詢言詢嘗使高麗經東北至遼海二千里。遼海即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遼海民勇勁樂戰。歲

皇朝通志卷一百一十一

簡閱以爲渤海都遼海已下事言北至上國一千里

即林胡舊地本名林荒虜更其名曰臨潢府國之南

有潢水故也皮室相公爲留守西至炭山七百里炭

山即黑山也地寒涼雖盛夏必重裘宿草之下搯深

尺餘有層冰瑩潔如玉至秋分則消釋山北有涼殿

虜每夏往居之西北至刑頭五百里地苦寒井泉經

夏常凍虜小暑則往涼殿大熱則往刑頭官屬部落

咸輦妻子以從事自臨潢已下東北百餘里有鴨池驚

之所聚也虜春種稗以飼驚肥則往捕之接伴副使之

西南至山後八軍八百餘里南大王北大王統之皆

耶律氏也控弦之士各萬人二王陸梁難制虜每有

徵發多不從命虜亦姑息此二王事得之於上國西

北餘里有大池幅員三百里鹽生著岸如冰凌朝聚

暮合年深者堅加巨石虜鑿之爲枕其碎者類顛鹽

氏得採鬻之上國之地北有秣宜國有鐵驪國二國

產貂鼠尤爲溫潤歲輸皮數千枚皆虜之

兵有四一曰漢兵二曰奚兵三曰契丹四曰渤海兵

駙馬都尉蘭陵郡王蕭寧統之契丹諸族曰橫帳兵

惕隱相公統之即虜相耶律英也奚兵常溫相公統

之歲籍其兵辨其耗登以授於虜給衣糧者唯漢兵

餘皆散處帳族營種如居民每欲南牧皆集於幽州

有四路一曰榆關路二曰崧亭路三曰虎北口路四

曰石門關路榆關在薊州北百餘里崧亭關在幽州

東二百六十里虎北三百里石門關在幽州西一百

八十里其險絕悉類虎北口皆古控扼奚虜要害之

地也虎北口東三十餘里又有奚關奚兵多由此關

而南入山路險隘止通單騎言於亭開石門開等路

因列客司虜有翰林學士一人曰劉晟知制誥五人

其一曰劉經歲開貢舉以登漢民之俊秀者榜帖授

官一効中國之制其在廷之官則有俸祿李詢為工

得俸錢萬米典州縣則有利潤在藩漢官子孫有秀

茂者必令學中國書篆習讀經史自與朝廷通好已

來歲選人材尤異聰敏知文史者以備南使故中朝

聲教皆略知梗槩至若營井邑以易部落造館舍以

變穹廬服冠帶以却氈毳享厨爨以屏毛血皆慕中

國之義也夫惟義者可以漸化則豺虎之性庶幾乎

變矣去年車駕東巡虜受謀者之訐遂徵兵幽薊以

備王師之至朝廷推誓大信邊郡徹警虜聞之大慙

自以為誤於小民失信於大國於是械送謀者以歸

於我洎臣等持國信以至境上虜乃下令曰昨者徵

兵燕薊以備南敢有言於漢使者誅及其族虜下令

曾進聞之自是接待國信彌勤至矣自白溝至契丹

國凡二十驛近歲已來中路又添頓館供帳鮮潔器

用完備燭臺炭鑪悉鑄以銅鐵矣民守館者皆給土

田以營養焉國信所至則蕃官具芻秣漢官排頓置

大閤執杯案舍利勸酒食與漢使言率以子孫為契

觀其畏威懷德必能久守歡約矣乘輅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七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七

臣等聞 聖德廣敷 卷第七十一
... 臣等聞 聖德廣敷 卷第七十一
... 臣等聞 聖德廣敷 卷第七十一
... 臣等聞 聖德廣敷 卷第七十一

新雕女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

安邊禦寇

契丹

北虜中多有圖籍亦有文雅相尚王矩為工部郎中
本燕人為虜將邪律忘其名嘗其書記常從其出入
邪律兄及兄之子太平興國中戰沒於代郡後邪律
經舊戰處覽其迹悲涕作詩記其兩句云父子並隨
拋陣沒弟兄空望鴈門悲

契丹

開寶中虜涿州刺史邪律琮遺書於我雄州刺史孫
全興求通好曰兵無交於境外言即非宜事有利於
國家專之亦可其文采甚足觀

並談苑

契丹

契丹阿保機當唐末五代時最盛開平中屢遣使聘
梁梁亦遣人報聘今世傳李琪金門集有賜契丹詔
乃為阿布機當時書詔不應有誤而自五代以來見
於他書者皆為阿保機雖今契丹之人自謂之阿保
機亦不應有失又有趙志忠者本華人也自幼陷虜
為人明敏在虜中舉進士至顯官既而脫身歸國能
述虜中君臣卅次山川風物甚詳又云阿保機虜人
實謂之阿保謹未知孰是此聖人慎於傳疑也

唐士集

北蕃每宴人使勸酒器不一其間最大者剖大瓠之
半托以金受三升前後使人無能飲者唯方偕一舉
而盡戎主大喜至今日其器為方家瓠每宴南使即

出之真宗與北蕃謀和約以逐年除正旦生辰外
彼此不遣泛使而東封太山遣秘書監孫奭特報亦
只到雄州而止奭牒報北界請差人至白溝文授書
函是時北朝遣閤門使丁振至白溝以受孫書厥後
北蕃欲討高麗遣耶律寧持書來告是時知雄州李
允則不能如約止絕乃遣人引道耶律寧至京泛使
至京自此始矣至康定中西戎擾邊仁宗泛使郭
積奉使入北朝北朝亦遣蕭英劉六符等至京自是
泛使紛紛矣

東軒筆錄

五

契丹之先有一男子乘白馬一女駕灰牛相遇于遼
上遂為夫婦生八男子則前吏所謂迭為君長者也
此事得於趙志忠志忠嘗為契丹史官必其真也前

史雖載八男子而不及灰牛白馬事契丹祀天至今
用灰牛白馬予嘗書其事於寶錄契丹傳禹玉恐其
非實刪去之予在陳州時志忠知扶溝縣嘗以書問
其八男子迭相君長時為中原何代志忠亦不能答
而云約是秦漢時恐非也

予嘗使契丹接伴使蕭慶者謂予言達怛人不粒食
家養牝牛一二飲其乳亦不食肉糞汁而飲之腸如
筋雖中箭不死

予嘗接伴勸契丹酒有馮見善者謂予曰勸酒當以
其量若不以量譬如徭役而不用戶等高下也以此
知契丹徭役亦以戶等可以中國而不量戶等役人

邪

八

蕭慶嘗言契丹牛馬有熟時一如南朝養蚕也予問
其故曰有雪而少露出草一寸許如此時牛馬大熟
若無雪或有雪而沒却草則不熟蓋虜中視此以為
豐凶也並東齋記事

九

幽薊八州陷比虜幾二百年其間英主賢臣欲圖收
復功垂成而輒廢者三矣此蒙傑之士每深嗟而深
惜也初周世宗既下關南欲乘勝進攻幽州將行夜
中疾作乃止藝祖貯財別庫欲事攻取會上仙乃寢
柳仲塗守寧邊今博野也結客白萬德使說其酋豪
將納質定誓以為內應掩其不備疾趨直取幽州會

仲塗易地河朔之人至今以為恨。國初有王彥升者本市井販繒人及壯從軍累立戰功遷防禦使性極殘忍每俘獲戎人則置酒宴引戎人以手捽其耳對客咀嚼徐引卮酒戎人血流被面彥升笑語自若前後噉千百人亦可怪也。隴水燕談

太祖收晉水浸河東之年晉危使偽命殿直程再榮間道入契丹求救兵至西樓叩於契丹宣徽使王白曰南朝今收弊國危戚不保乞師以救白深於術數謂再榮曰晉必無患南兵五月十七日當回晉次日必大濟再榮因問他後安危之數白曰後十年晉破即掃地矣非惟晉破而契丹亦衰然而扶困却犯中原飲馬黃河而返又曰晉破二十年後契丹微弱滅

幾無遺種矣子但記之是時王師果不克晉殆後十年當太平興國四年方平晉壘又白嘗謂契丹扶困再犯之事者太宗征漁陽旋兵雍熙丙戌歲命曹武惠彬代燕不利是年終虜報役王師失勢於河間虜乘勝祇黃河而退皆如王白之言白冀州人年七十語氣方直雖在契丹嘗諫曰南朝天地山河與虜不同雖暫得少勝不足求恃彼若雪耻興兵復燕薊破榆關而直趨灤河恐窮廬毳帳不勞一踐而盡契丹厭其語欲誅之蓋賴其學術以免年八十卒。湘山野錄

唵斯羅

唐末西北蕃在者有回鶻吐蕃而吐蕃又分為唵斯羅羅始甚強盛自祥符間屛於三都谷勢遂衰弱視中

國爲神明惕息不敢動異時與回鶻皆遣使自蘭州入鎮戎軍以修朝貢及元昊將叛慮唃氏制其後舉兵攻破萊州諸羗南侵至於馬街山築瓦山會斷蘭州舊路留兵鎮守自此唃氏不能入貢而回鶻亦退保西州元昊遂叛命父爲邊害朝廷患之議者以爲唃氏尚在河隍間又與元昊世仇儻遣使通諭朝廷之意使西戎有後顧之憂則邊備解矣仁宗然之寶元二年遣屯田員外郎劉渙奉使自古渭州抵青堂城始唃氏遇渙爲述朝廷之意因以邈川都統爵命授之俾掎角以攻元昊斯羅謝恩大喜請舉兵助中國討賊自此元昊始病于牽制而唃氏復與中國通矣延州當西戎三路之衝西北金明寨正北黑水寨東北懷寧寨而懷寧直橫山最爲控要頃薛向种

諤取綏州建爲綏德城據無定河連野雞谷將謀復橫山而朝廷責其擅興二人者皆黜罷熙寧五年韓丞相絳以宰相宜撫陝西復取前議遂自綏州以北築賓草堡東築吳堡將城銀州會抽沙不可築而罷遂建羅兀城欲通河東之路既而日月淹久糧運不繼言事者屢沮止之旋屬慶州遽班師韓以本官知鄧州副使呂大防奪職知臨江軍桑羅兀等城而河東路不能通矣

二

咸平中張文定公齊賢建議蕃部中族盛兵衆可以牽制繼遷者唯西涼而已真宗皇帝用其議拜潘羅與爲西涼節度使旁泥埋爲鄯州防禦使俾掎角攻討卒致繼遷之死唃氏遂保宗歌城用僧立遵爲

謀主部落寢盛勁兵數萬祥符末遣使貢名馬請為
朝廷討夏州真宗以戎人多詐命曹瑋知秦州以
備之果得其詐偽之情及瑋破魚角憚戮貴樣丹又
於三都谷大破西涼入寇之兵復以奇計斬立連於
是西涼破膽矣並東軒筆錄

高昌國

高昌國唐以車師前王庭地所置西州也自安史之
亂復陷西戎太平興國中遣使來貢命供奉官王延
德報聘往復數載其國無雨人皆以白堊塗屋以居
嘗雨數寸室廬皆壞有勅書樓藏唐朝格律勅詔開
元九年三月九日寒食至今用之延德後為度支使
舒州團練使

日本

公言雍熙初日本僧奝音彫然來朝獻其國職貢今
年代紀奝然衣綠自云姓藤原氏為真連國五品官
也奝然筆札而不通華言有所問書以對之國有五
經及釋氏經教並得於中國有白居易集七十卷地
管州六十八土曠而人少率長壽多百餘歲國王一
姓相傳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予在史局閱所
降禁書有日本年代紀一卷及奝然表啟一卷因得
修其國史傳甚詳奝然後歸附商人舩奉所貢方物
為謝案日本倭之別種也以國在日邊故以日本為
名不惟改之蓋通中國文字故唐長安中遣其大臣
真人來貢皆讀經史善屬文後亦累有使至多求文
籍釋典以歸開元中有朝衡者隸太學應舉仕至補
闕求歸國授檢校秘書監放還王維及當時名輩皆

有詩序送別後不果云。歷官左右常侍安南郡督吳越錢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餘卷。有錄而多闕。賈人言日本有之。錢俶置書於其國主。奉黃金五百兩。求寫其本。盡得之。訖。今天台教大布江左。並揚文公談苑。

新羅

天聖中新羅人來朝貢。因往國子監市書。是時直講李昉監書庫。遺昉松子髮之類數種。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昉答以棊。有官守不敢當。復還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於是使者起而折旋。道不敢者三。新羅箕子之國。至今敦禮義。有古風焉。東齋記事

潞州李筠

潞州節度使李筠謀反。其長子涕泣切諫。不聽。使其

長子入朝。且詢朝廷動靜。太祖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其子以頭擊地曰：此何言。必有讒人謗臣父耳。上曰：吾亦聞汝數諫爭。老賊不聽汝耳。汝父使汝來者。不復顧惜。欲殺之耳。吾今殺汝。何為歸吾。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少讓之耶。其子歸具以白。筠筠反。有僧素為人所信嚮。筠乃召見。密謂之曰：吾軍府用不足。欲借師之名。以足之。吾為師作維那教化。錢糧各三十萬。且寄我倉庫。事畢之日。中分之。僧許諾。乃令僧積薪坐其上。剋日自焚。筠穿地道於其下。令通府中曰：至日走歸府中耳。筠乃與夫人先往。傾家財盡施之。於是遠近爭以錢糧饋之。四方輻湊。倉庫不能容。旬日六十萬俱足。筠乃塞其地道。焚僧殺之。盡取其錢糧。遂反。引軍出。

澤州車駕自往征之山路隘狹多石不可行上自於馬上抱數石群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筠戰敗於境上走入澤州圍而克之斬筠遂屠澤州進至潞州其子開城降赦之

侯舍人

太宗末年關中羣盜有馬四十匹常有怨於富平人至必屠之驅略農人使荷畚鍤隨之曰吾克富平必夷其城郭富平人恐羣詣荆姚見同州巡檢侯舍人告急舍人素有威名率衆伏於邑北羣盜聞之捨富平不攻而去舍人引兵於邑西邀之令士皆傳弩戒勿得妄發曰賊皆有甲不可射射其馬馬無具裝又劫略所得非素習戰也射之必將驚潰既而合戰衆弩俱發賊馬果驚躍散走縱兵擊之俘斬略盡餘黨

散入他州巡檢獲之自以爲功送詣州邑盜固稱我非此巡檢所獲乃侯舍人所獲也巡檢怒自詣獄責之曰爾非我獲而何盜曰我昔與君遇於某地君是時何不擒我邪我又與君遇某地君是時棄兵而走我不擒我邪我爲侯舍人所破狼狽失據爲君所得此所謂敗軍之卒舉帚可撲豈君智力所能獨辦邪巡檢慙而退

室种

室种者虜相助之子來奔於我以爲諸衛將軍領刺史西京巡檢种好馳逐射獵洛中水竹尤勝种常語人曰洛陽大好但苦於園林水竹交絡翳塞使盡去之斯可以擊兎伐狐差足樂耳

並楊文公談苑

新雕宋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宋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八終

皇宋事實類苑吉州太守江

少虞所撰也蓋此書之趣恐

遺文逸說可事美一時語流

于載者之泯絕也其顛末詳

于序文今不復贅矣伏惟不

皇帝陛下

睿智夙成之天性柔仁博愛之

至道悉叢于

聖躬紀綱整肅于

朝中車書混一于海內加之萬
機餘暇孳孳學術惜白駒忙
於畫窓跋紅燭轉於夜几不
啻校訂

本朝國史特設經史子集之庫
其經營也塗以黝堊堆以金
碧薨棟雄麗而結霞闌楯衡

直而煥日意匠出巧輪焉與
焉其前有池水漣漪湛凝碧
浮鳥戲乎其上游鱗躍乎其
中佳木秀而布繁陰奇石疊
而幻小峰風致瑋其庭除如
此大觀豈可以口舌贊揚而
盡哉然而令如薛稷馬懷素
沉佺期武平一之俊才知之

於是下
勅命曰令皇宋類苑鏤梓其
廠旨要前人之言徃古之行取
之左右逢其原且又欲令天
下國家之人誦斯文者視其
美以爲勸視其惡以爲戒嗚
乎大哉體手業已了畢則先
賢之言之美也以之爲寶而

玩之則崑山粹精之玉不且
比擬焉高文之才之俊也以
之爲苑而遊之則鄧林之材
榘楠杞梓不足譬喻焉况又
樂花開而禮葉茂氣焰生而
麗藻光以盡美善矣間者辱
宣

麻命於臣僧某甲曰跋此書尾

如臣其淺術末智醞甕之雞
坎井之蛙如不知甕外之天
井外之海今又老懶眼生昏
花憑烏皮着睡二夫之外別
無一所爲何以與毛刺史楮
先生從事哉雖然固辭固請
普天率土無處回避故綴荒
蕪詞塵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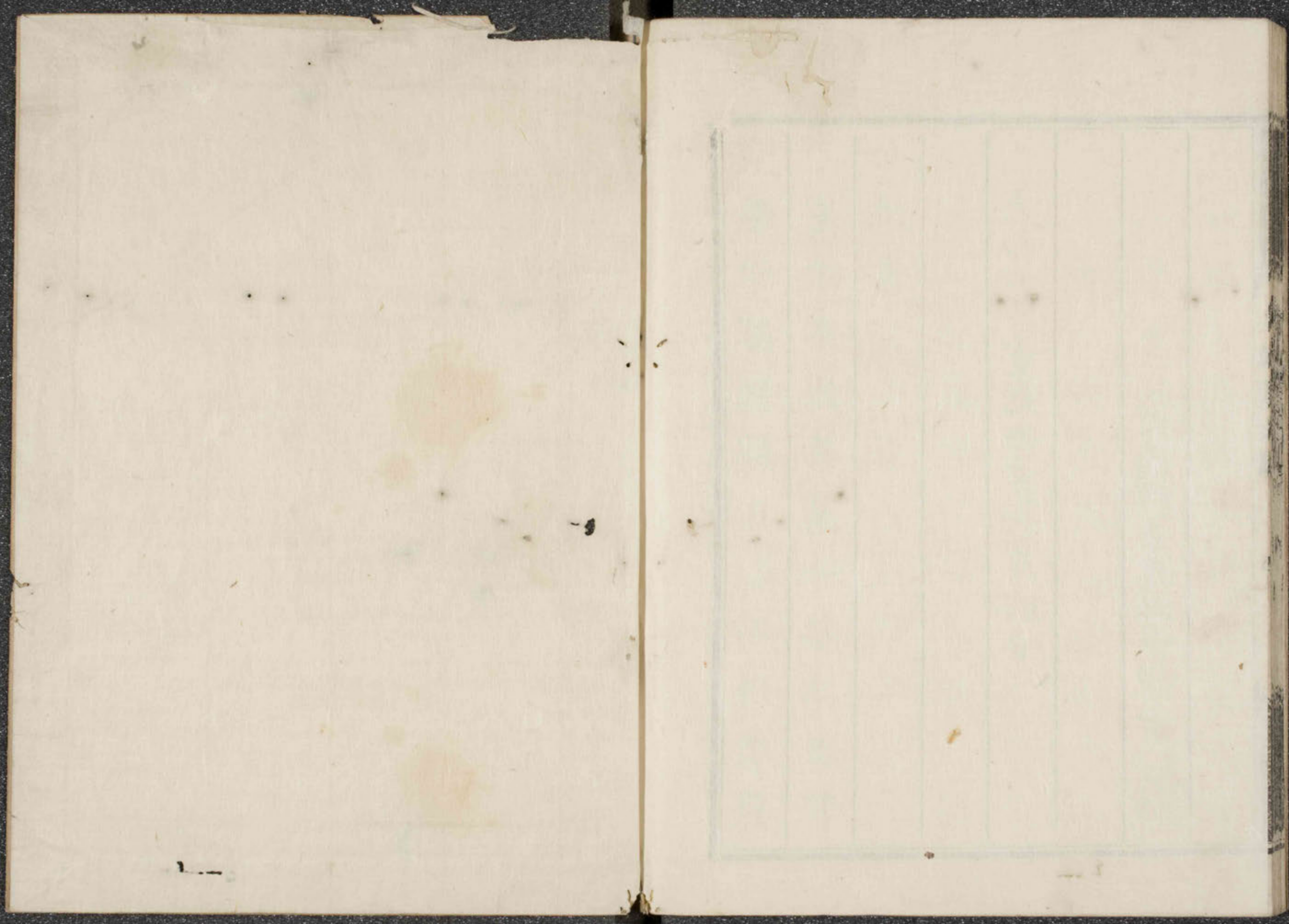
宸眷惟深慚縮臣其不勝蒙恩
遇故奉謝其萬一跋非臣敢
所書

元和七年重光作噩六月晦日

前南禪臣僧瑞保謹書



<p>臣等謹將所請開列於左</p>	<p>一、</p>	<p>二、</p>	<p>三、</p>	<p>四、</p>	<p>五、</p>	<p>六、</p>
-------------------	-----------	-----------	-----------	-----------	-----------	-----------



110X
40
15